1. 被誉为美国“现代新闻之父”的报业奇才
普 利 策

本世纪初，美国东海岸北端的巴尔港有一块名为‘清淡岗’的海岸坡地，上面建有一座外观奇特的拱形建筑物。这座外墙由花岗石砌成的建筑物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隔音装置，人称‘静塔’。‘静塔’的主人是一位卧床不起，百病缠身，尤其忍受不了半点噪音的百万富翁。他是谁呢？他就是被誉为美国‘现代新闻之父’的报业巨头普利策。

普利策是位新闻奇才，曾经创造了美国新闻史上多个第一。他在从自己早年的办报生涯中总结出趣味性、刺激性、教育性三项原则后，在以后的办报实践中始终一以贯之，最终取得了称雄全美报业的地位。作为报业巨头，他在美国社会一度具有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足轻重的地位。他的《世界报》只要打个“喷嚏”,美国国会就难免一抖。由于子孙不肖，他的庞大的报业集团早已烟消云散。但他捐资兴建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特别是他创设的“普利策奖”则使他的大名永远被后人所记住。

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粮商之子

1847 年 4 月 10 日,约瑟夫·普利策出生在匈牙利与罗马尼亚接壤的边塞小镇马科。他的父亲菲力蒲·普利策是匈牙利的马扎尔犹太族的后裔。老普利策从 1840 年起就在马科城开办了一家粮店。犹太人的精明加上每天起早贪黑的苦干，使粮店的买卖生意兴隆。他的母亲是奥地利日耳曼人，婚前的名字叫路易丝·杰伯。约瑟夫·普利策原来兄弟四人，但两个哥哥均不幸夭折，于是只剩下他和弟弟艾伯特。1853 年，老普利策在攒下可观的家产后举家迁往首都布达佩斯。在那里,约瑟夫·普利策和弟弟一起被父母送进一所布达佩斯学费最昂贵的学校读书。一心望子成龙的老普利策同时还为两个儿子聘请了家庭教师。

应当说，普利策的童年时代是幸福的。家境优裕的他从小受到全面的欧洲贵族式的教育，会讲流利的法语和德语，对文学艺术具有浓厚的兴趣与一定的基础。而他的国际象棋的水平更非常人所能企及。孰料，好景不长。1857 年，普利策的父亲因心脏病突然去世。当时普利策年仅 10 岁。父亲病故后不久,母亲与一位名叫迈克斯·布劳的布达佩斯商人结了婚。从小十分敏感、冲动易怒的普利策与继父的关系始终不甚融洽，因此，在他的脑子里不时地涌现出离家出走的念头。在他 17 岁那一年,普利策终于离开家庭独自生活。

普利策离开家门时，一心想效法两位服务于军界的舅舅，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于是，他来到奥地利的军队报名入伍，但奥地利军

官以他年龄偏小，且身体瘦弱、两眼近视为由不予录取。吃了这一闭门羹后，普利策又先后应征驻墨西哥的法国外籍军团和驻印度的英国殖民军，均被拒之门外。就在他为此怏怏不乐时，普利策突然得知美国正在欧洲招兵，凡是在美国内战中愿意为联邦军作战的人都可以参加。机不可失，普利策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赶往德国的汉堡，向美国联邦政府设在那里的招募机构报了名。由此，他成了一名美国联邦军的新兵，并在 1864 年的夏秋之交乘坐一艘横跨大西洋的海轮来到了美国。

普利策到达美国时，南北战争已接近尾声。作为联邦政府的雇佣兵，他被分在林肯第一骑兵团，每月可领取 13 美元的津贴。在五大三粗的军人中，普利策显得十分引人注目：英语说得结结巴巴,个子高高却骨瘦如柴,大大的鹰钩鼻,隆起得很厉害的喉结,还有鼻梁上架的那副廉价的近视眼镜。让普利策感到庆幸的是，他虽拿了卖命钱，却几乎用不着打仗。因为几个月后战争就结束了，而在战争结束之前，普利策只偶尔参加过几次零星的战斗。在这期间,他最大的‘ 武功 ’倒是曾经动手打了一位军官,因为这位军官当着众人的面嘲笑他的犹太血统和鹰钩鼻。

战争结束后，军队解散，大街上到处可见寻找工作的退伍军人。普利策在解甲后也开始四处漂泊，寻找谋生的机会。由于听说圣路易斯城这一美国当时的第四大城市有大量的德国移民，身上流有一半日耳曼人血液的普利策便和大批退役兵士一起，朝圣路易斯城进发。一路上，他们忍饥挨饿，历尽艰辛。屋漏偏遇连阴雨。让他们恼火的是，他们在途中还上了一回大当。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位推销商，此人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他们每人交纳 5 美元中介费，他保证帮他们在路易斯安纳州的一所甘蔗种植园里找到一份挣钱多的工作。普利策等人听信了这位推销商的话，在交了钱后，跟着他上了一艘充满恶臭的破船。当船开到距圣路易斯还有 30 英里的码头时,推销商叫大家上岸休整,自

己却开船溜走了。待到普利策等人醒悟过来时，连人带船都早已不见了踪影。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徒步来到圣路易斯。

圣路易斯城的头号记者

普利策初到圣路易斯城时，干过许多脏活累活。如在骡马店里喂养骡马，给一些店铺当看门人，在船上做勤杂工，甚至还当过装卸工人。可是，他人虽穷，志却不短，只要一有空就泡在公共图书馆里看书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令他感到幸运的是，圣路易斯城的公共图书馆不仅藏书丰富，而且设备良好。于是，这里便成了求知欲强、肯潜心苦读的普利策的乐园。此期的普利策也不时给当地的德文报纸《西方邮报》写点文章。慢慢地，普利策的才智，尤其是他非同寻常的棋艺引起了《西方邮报》老板对他的注意。老板通过与他下国际象棋，对普利策的才华有了更深的了解，就决定聘请普利策到他们报社来当记者。就这样，普利策在1868年开始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报业生涯。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普利策一度成了圣路易斯各报同行的嘲笑对象。这些记者一看到普利策那球茎状的头、细长的脖子、红色的胡子、尖尖的鹰钩鼻、破旧的衣衫和厚厚的眼镜片，听到他那结结巴巴的英语，就不禁哑然失笑。然而时隔不久，这些记者就不由得对这位新人非凡的才干和过人的精力表示钦佩。普利策在进《西方邮报》后每天工作16个小时，并经常能以高超的本领获得其他记者未能采访到的独家新闻。很快地，普利策一跃而为当地的头号记者，成为和报社的高级编辑们平起平坐的人物。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在当地政界崭露头角。1870年，普利策被当地的共和党人推举为州议会代表候选人，并在选举中以压倒多数的选票顺利当选。

从此，普利策开始扮演双重的角色。他既是《西方邮报》的记

者，又是州议会议员。作为记者，普利策以笔作剑，锋芒直指一批奸商和社会蛀虫，同时对社会弊端和新闻的陈规陋习表现出了强烈的改革热情；作为议员，刚直不阿的他在议会里嫉恶如仇，屡屡向贪污、行贿受贿的人发难。

1872年，《西方邮报》的两位老板由于资金暂时紧张，加之想进一步拉拢普利策这个新闻奇才，就动员普利策入股。普利策在购买了《西方邮报》的股票后，便有了他平生第一份报业资产。然而，过了不久，颇具经营头脑的他在设法把该报的发行量明显扩大，并使其股票大幅升值后，又适时地把自己拥有的该报的股权卖回给《西方邮报》的老板。他在这一进一出中净赚了3万美元。而3万美元在那时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

几个星期后，普利策又用同样的手法大赚了一笔。他以几千美元的代价买下了已经宣告破产的圣路易斯城的另一家德文报《国家报》及其该报的印刷设备。他用了一天时间稍加修整，即把《国家报》转手卖给麦克库拉的《环球晨报》，从中获利2万多美元。此时的普利策已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富翁。只见他西服革履，风度翩翩，一副十足的绅士派头。过去的那种穷酸相已在他身上荡然无存。

圣路易斯城第一大报《邮讯报》的老板

在发迹后不久，普利策有一次在去华盛顿采访时邂逅了一位妩媚可爱的妙龄女郎。她的名字叫凯特·戴维斯，是前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的远房亲戚。普利策对凯特一见钟情，并频频向她大献殷勤。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鸿雁传书和花前月下之后，两人在1878年6月结为伉俪。婚礼过后，普利策即带着新娘子赴欧洲欢度蜜月。不过，普利策即使在陶醉于新婚的喜悦之中时也未完全放弃工作。他在赴欧旅行时，作为《太阳报》的特约记者，给《太阳报》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许多与西欧国家有关的文章。

蜜月旅行结束之际,普利策获悉圣路易斯《电讯报》因破产将被强制出售。于是，他只用了 2500 美元就把整个报纸买了下来。普利策在作出这一决定时绝非一味地贪图便宜。更重要的是，他慧眼独具地看到,该报拥有一张西部美联社发给的特许证,而这种特许证对于一家报社的发展来说好处多多。果然，在普利策得手后不久,圣路易斯《邮报》的出版商狄龙也因看中这一特许证,向普利策提出以对等条件合并《邮报》和《电讯报》的建议,普利策欣然答应。两报在合并后易名为《邮讯报》。

在成为《邮讯报》的半个老板,并主持该报的笔政后,普利策雄心勃勃，一心想利用这张报纸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他在《邮讯报》的创刊号上公开宣布,该报的宗旨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不为任何政党谋利。它反对社会上所有的恶习弊端”。果然,《邮讯报》在内容上以极大的篇幅抨击圣路易斯政客的营私舞弊行为,揭露当地奸商行贿、偷逃所得税的无耻勾当。为了扩大报纸的销路,《邮讯报》刊登的社会新闻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就连当地几家妓院老板也经常上报。在形式上,《邮讯报》一改旧《电讯报》和《邮报》那种死板的陈腐格式,非常讲究版面的编排,尤其是大量使用短小精悍、带有哲理性的标题。此期的普利策经常告诫编辑、记者,写文章要对小人物表示同情，要同社会上的恶势力作坚决斗争。与此同时，为了把报纸办得更好，普利策不断提高雇员的工资,鼓励他们爱社如家,要经常保持办好报纸的热情。

经过不懈地努力,《邮讯报》的销量直线上升,并很快把《共和党人报》从圣路易斯城第一大报的交椅上拉了下来，自己取而代之。这番经历也让普利策深切地感悟到,在让自己的报纸成为反对特权、揭露黑幕、维护公众利益的媒介的同时,也能使它成为自己的摇钱树。不过,在普利策财富猛涨的同时,他的对手也陡增。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在报道中大肆揭露社会阴暗面是要冒很大

风险的。那些在报上被公开曝光的政客、奸商在恼羞成怒之余，经常雇佣流氓打手，拦路殴打普利策，甚至闯入普利策的办公室寻衅闹事。所以，这位圣路易斯城报界的首富不管是外出还是在办公室里，身边总带着一把手枪。

熟谙办报之道的普利策深知，要把报纸办好，非有好的编辑、记者不可。为此，他在全国各地明察暗访，四处物色最佳人选。让他颇为欣慰的是，他的力气没有白花。因为他至少从《巴尔的摩公报》“挖”来了一个名叫约翰·安·科克里尔的编辑,帮自己在《邮讯报》主持笔政。科克里尔曾在国外担任过战地记者，又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普利策在有了这样一位新闻高手辅佐之后，如虎添翼，使《邮讯报》越办越好。

可是，正是这位科克里尔后来也给普利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1883年，科克里尔反对詹姆斯·欧·博德汉德做众议院议员的候选人，并让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博德汉德在商业中的欺诈行为。对此，博德汉德的法律顾问阿朗索·乌·斯莱贝克责怪《邮讯报》发表诽谤其公司的文章，并在一天下午带着一个人气势汹汹地闯入《邮讯报》编辑部科克里尔的办公室。据说,斯莱贝克出言不逊,大肆谩骂、威胁科克里尔,导致科克里尔在盛怒之下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支左轮手枪，向斯莱贝克射去。没想到斯莱贝克被当场击毙。事发后，科克里尔主动到警察局投案自首。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普利策率报社全体同仁坚决地站在科克里尔一边。《邮讯报》不仅大造科克里尔无罪的舆论，还派人四处奔走，收集有利于科克里尔的辩护材料。结果发现，斯莱贝克是带着武器进办公室的，科克里尔开枪是为了自卫。据此，陪审团认为科克里尔无罪。

官司虽然赢了,然而,这场风波还是给《邮讯报》带来了不少负面的影响。许多读者纷纷投书,指责《邮讯报》对编辑管教不严,放任自流。迫于压力，普利策被迫辞退了科克里尔这位自己的爱将。

这件事情对普利策的打击很大，使他一度心情沮丧，万念俱灰。由于此时他的健康状况也明显地恶化，医生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于是，普利策做好了同家人一起到欧洲休养、旅游半年的准备。

走上称雄全美报界之路

就在普利策偕家人踏上了赴欧观光的旅程并途经纽约去看他在那里办《晨报》的弟弟艾伯特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使普利策毅然中断了出国的计划。原来他在纽约听说,由于经营不善,《纽约世界报》的老板正准备卖出这份颇有影响的报纸,价钱是 34.6 万美元。闻悉此事后,普利策心潮难平,跃跃欲试。因为普利策从未满足于自己在《邮讯报》取得的成功,更不愿意在圣路易斯城老死终生。事实上,雄心勃勃的他早就希望能在纽约这一美国首屈一指的城市寻求一块立足之地,并且深知,只有在纽约才能最终实现他称雄全美报界的梦想。

说干就干。普利策首先派人对《纽约世界报》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明察暗访，继而又对整个纽约市报界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调查的结果让普利策深感满意。首先,《纽约世界报》在 1870 年时还是一家在纽约颇有声望的报纸,只是在报纸两度易主后,由于后来的老板均不善经营,才导致它在纽约报界的地位江河日下,并造成今天的亏损。这一现象使普利策认为 ,只要经营得法,重振该报还是大有希望的。其次,从表面上看,纽约市的报纸已处于饱和状态,市场已被各个报业巨头瓜分殆尽。但普利策还是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报纸大多是共和党色彩或无党无派的,像样的、有影响的民主党报纸还仍然是个空白，而这就是机会。这一番分析使普利策不由得想到 既然他在圣路易斯的办报方式能使她赚大钱,那么这一方式也同样能使他在纽约成为巨富。

可是,34 万多美元在当时毕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搞得很

好，不仅会使自己前功尽弃，而且还将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当普利策迟疑不决，甚至多少流露出打退堂鼓之意时，向来温柔贤惠、对他言听计从的夫人凯特却坚决主张在纽约干一番事业，并用激将法嘲笑了普利策的畏缩不安。于是，普利策在对夫人此时的言行举止深感意外的同时，下决心筹措款项，买下该报。

1883 年 4 月 28 日,普利策在全部办完买进《纽约世界报》的手续后，便大刀阔斧地对该报进行了革新。他把买下的报纸删去“纽约”二字后,以《世界报》之名呈现于读者之前。在 5 月 11 日的发刊词里，普利策慷慨激昂地宣布了他的办报方针和指导思想：

“《世界报》的全部资产已由本人购买了。从今天起本报将置于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管理之下,人员、设施和方法不同 宗旨、政策和原则不同；同情和信念不同；脑与心不同……在这个日益繁荣的都市里，需要这样一种日报。这种报不仅售价低廉，而且内容精彩 不仅内容精彩,而且篇幅巨大 不仅篇幅巨大,而且是真正民主的，是真正站在人民一边，而不是倒在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们一边。它要多发新大陆的新闻，少发旧大陆的新闻。它将揭露一切欺诈、无耻的丑恶现象，鞭挞一切社会罪恶与弊端，并以真挚诚恳的态度为人民而奋斗。”

普利策没有食言。改版后的《世界报》售价低廉，仅两美分一份。与此同时，它以民主代言人身份自居，敢于揭露阴暗，触犯权贵。为了更好地担当民主代言人的角色，普利策很重视社论的写作。他认为 ,社论是报纸的心脏,也是报纸存在的理由。当《世界报》的新闻栏通过具体事件的报道为民众疾苦呼吁，为社会公正呐喊时，在社论版一定会发表社论予以支持。普利策还认为，报纸应当为社会指出改革方向。因此,《世界报》在创刊后不久,就宣布了自己对社会的几大主张,如对奢侈品、遗产、高收入、有特权的公司征税 改革公务员制度 惩办贪官污吏 惩办贿赂选举 对强迫职工参加选举的雇主处以惩罚等等。上述主张，后来相继成了美国法

律的条文。而之所以如此，普利策主办的《世界报》等报纸功不可没。

为了使报纸内容精彩，可读性强，普利策可谓是煞费苦心。他要求每篇新闻或通讯务必做到材料新鲜，内容轻松活泼，要切中时弊，写大众关心的问题。普利策深知，寻求新鲜与刺激是人之本性，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不会引发大家的兴趣，落入俗套的文章体裁、标题更吸引不了读者。于是，他在追求报道内容本身的出奇、荒唐时，往往使用耸人听闻的言辞来渲染事件。如在报道一位杀人犯时,按当时常规应当以‘杀人犯×××’为标题,但在普利策的笔下,则成了《杀人犯的最后一夜——他猛摇牢门,要求伸冤》。他还敢把《一位名人丧命于姘头的怀抱》这类桃色新闻用大黑标题放在头版。至于《当丈夫不在的时候》、《爱上她的钱》之类在当时正统报业人士看来粗俗不雅的标题，在《世界报》中更是比比皆是。对于这种做法，普利策自有其冠冕堂皇的理由，说他是先钓住读者，然后再教育读者。此外，为了吸引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穷人也来读报纸，普利策后来甚至还创造了让他们通过连环面来看报纸的奇迹。

《世界报》彻底改头换面后,大获成功。仅 3 个月的时间,发行量就从普利策接手时的 15000 份猛增至 39000 份。与《世界报》竞争的纽约其他几家大报不但在内容、形式上受到《世界报》的影响,而且都感到了威胁和压力。如达纳的《太阳报》每天要失去上千个读者,每周的报纸发行量削减 7000 份。曾经试图与《世界报》一比高低的《先驱报》甚至出高价请《世界报》连登 6 天全页广告,广告上写着“:两分钱的《先驱报》是美国最便宜的报纸!”这意味着该报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把报价降低到与《世界报》一样的水平。4 年后,《世界报》创下了 20 万份的新高,并相继衍生出《晨报》、《晚报》和《星期日世界报》等姐妹报,总发行量 60 多万份，居全国之冠。由此，普利策终于实现了称雄全美报界的夙愿。

为“自由女神”请命

普利策之所以能使《世界报》牛气冲天，是因为他有一个屡试不爽的秘诀,这就是经常地,不失时机地利用《世界报》掀起全国性的社会运动，从而扩大报纸的影响和发行量。为迎接“自由女神”塑像发起声势浩大的全国募捐运动，堪称普利策在这方面的得意之举。

19世纪70年代，法国人民为了表达对美国人民的敬意，捐资数十万美元，准备建造一座象征民主自由的女神像送给美国。1883年,法国著名雕塑家奥古斯特·巴托尔迪最终完成了这座精心雕塑的自由女神塑像。同年7月4日，法国政府在美国国庆时把塑像移交给美国驻法大使。可是，由于美国方面没有及时落实运输费用和建筑一个台座的费用，致使自由女神像一时无法运到美国纽约安放。此时，只要任何一家纽约报纸意识到这一事件是在丢美国人的脸，并就此发动捐款，以便让自由女神像能在纽约安家，都肯定会获得成功。然而，这回仍然只有普利策独具慧眼，占尽先机。按理说，以普利策此时的财力，由他单独出资完成这一善举并非难事，但老谋深算的他却偏偏要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以《世界报》为阵地,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募捐运动。

于是，他以其擅长的富有煽动性的文笔在《世界报》头版写下了这篇充满感人言辞的社论。他在文中首先大声疾呼：“法国赠送给我们这样珍贵的礼物，可是我们却让她至今无法安身。这对纽约市,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拯救女神并挽回我们的耻辱，那就是我们必须尽快筹款。”继而,他又笔锋一转地写道:“《世界报》是人民的报纸,它现在向人民呼吁，请求人民捐助资金。我们不要期待百万富翁出这笔钱，自由女神不是法国百万富翁送给美国富翁的礼物，而是全体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人民送给全体美国人民的礼物。’最后,他在号召国人“ 不论多少请捐献一点吧 ” 的同时信心十足地表示：“ 让我们听听人民的反响吧 !”

在发表这一社论后，《世界报》又不断地刊登有关自由女神像的消息和言论，以引起公众更大的关注。结果，有 12 万美国人参与了捐款,共集得资金 10 万多美元。1885 年 6 月,自由女神像分作 210 箱组件抵达纽约。翌年，这一巨大的塑像终于巍然挺立在曼哈顿对岸自由岛（原名叫贝德卢斯岛——编者）上。在这一过程中,《世界报》名声大振,而普利策本人也以自由民主卫士的形象给广大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普利策曾经精心组织了一次拥戴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的运动,以增加《世界报》在美籍爱尔兰人中的发行量,因为这位主张对爱尔兰奉行绥靖政策的首相在爱尔兰人中颇有人缘。 1887 年 4 月，普利策专程前往英国，送给格莱斯顿一个用爱尔兰竖琴装饰的青铜半身塑像,并在题词中写道“: 格莱斯顿先生,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的 10689 人敬请英国第一公民接受这份礼物。 普利策还在赠送仪式上提到了美籍爱尔兰人对他的事业的支持。格莱斯顿在受此厚礼时难免心存感激地对普利策及其《世界报》大加赞扬。 于是，普利策就把格莱斯顿的赞誉之辞登在《世界报》的头版。此举大大提高了《世界报》的地位，尤其是扩大了它在美籍爱尔兰人中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扩大报纸的销路，普利策还刻意策划了一次“ 内莉·布莱的环球之旅 ”。 内莉·布莱是《世界报》中颇受普利策赏识的女记者。她大胆泼辣，足智多谋，几年前曾经假装成精神病患者闯入布莱克韦尔岛精神病院，了解到这家医院的全部黑暗内幕，并写出了轰动一时的独家报道。 1890 年,她在普利策的策划下开始了名噪一时的环球旅行，并扬言要写一部和儒勒，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相媲美的著作。从她 11 月离开纽约起,《世界报》特

意开辟了“内莉·布莱的猜谜比赛”栏,鼓动人们猜测她的旅行可能要用多长时间、每天的起止地点。凡猜中者奖给一定的钱物。一时间,纽约城里人人争购《世界报》,个个必谈内莉的环球旅行。当内莉·布莱以 72 天的时间完成此次世界之行时,《世界报》在第一版刊出了这样的通栏标题:《后浪推前浪,新人胜旧人》,意思是说内莉·布莱要比儒勒·凡尔纳强。普利策的这一招又使《世界报》的发行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忍受不了半点噪音的怪人

作为称雄全美报界的新闻巨子,普利策已成为美国社会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本人如愿当上了国会议员,而且还动用舆论力量把纽约州州长、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推上总统宝座。更有人戏称,《世界报》打个喷嚏,美国国会都会抖一抖。然而,普利策为了取得这种万众瞩目的地位,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最令他感到痛苦的是,他在刚过不惑之年时就百病缠身,几乎成了“废人”。

在使《世界报》牛气冲天的过程中,普利策树敌甚多。而对他威胁最大的对手则当推纽约《太阳报》的老板达纳。达纳不仅用新创刊的一种一美分一份的四版报纸——《太阳晚报》与《世界报》展开激烈的竞争,而且对普利策本人极尽嘲骂讥讽之能事。一天,普利策在再次受到达纳直接的人身攻击时,怒不可遏,以致一只眼球血管破裂,另一只眼睛的情况也不妙。医生在对他的身体进行全面检查时还惊讶地发现,由于普利策一直以来像永动机式地工作,并长年处于高度紧张、提心吊胆的状态,此时的他几乎全身是病:哮喘、失眠、视力衰弱、神经抑郁症、慢性消化不良、疲劳症……

普利策在眼球血管破裂时,其医生为了挽救他双眼的视力,曾要他在黑屋子里静呆 6 个星期。孰料,在这之后,普利策变得不能

容忍任何噪音，甚至一丁点儿令人不悦的声音，如吃面包的撕咬声也会使他神经紊乱好几个小时。无奈之下，普利策不得不远离既让他领受辉煌,又令他被人辱骂的纽约,开始过着与声音‘隔绝’的生活。普利策生命中最后的 20 多年主要是在三个地方度过的 欧洲最安静的几处疗养胜地、他的私人游艇上的绝对隔音的专舱、缅因州巴尔港用花岗石建造的隔音拱形别壁“静塔”。

值得一提的，普利策的私人游艇“自由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游艇之一。尤其是他的专用舱更是别具一格。为了达到最佳的隔音效果，专用舱的门窗与墙壁都是双层的，所有可开关的门窗均装有滑轮，舱内铺有厚厚的地毯。靠近专用舱的所有门上都挂有“普利策先生睡觉时不得打开此门”的告示牌。至于他建在巴尔港风景如画的海岸坡地上的“静塔”更是世界上最杰出的隔音建筑。这座外观奇特的拱形建筑物的窗户有三层玻璃，外墙由花岗石砌成，双层墙的中间均填塞着隔音材料。通往主室的过厅有三道门,每道门上都装有减音装置。当人们进入‘静塔’时,会深深感到自己已置身在一个无声的世界。

普利策在 1890 年卸去了《世界报》总编辑的职务。该报在就此发表声明时强调，普利策主要是因为“他的倒霉的视力”才辞职的,但是‘这种变化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因为它不牵涉人员的变动，也不牵涉办报的方法、原则和政策的变动。《世界报》将继续遵循它的创办人制定的主张，按照原来的样子办下去。 事实也确实如此。普利策虽然从此远离纽约的《世界报》总部，但他仍保持着对该报的最高统治权。他经常从千里之外向编辑部的人员口授社论或编辑方针，向其副手发布关于人员的雇用和裁减的决定，向经营人员发出如何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指示。

为了使这种“遥控”在远距离通讯过程中不致泄密，普利策独创了一种方便的联络密码系统。在一本 250 页厚的密码本上记有 2 万多个外人很难破译的密码。如普利策自己的代号叫“安第

斯”,西奥多·罗斯福叫‘和稀泥匠”,《世界报》叫‘老大”,《纽约时报》叫‘地理学”,民主党叫‘瘴气”,共和党叫‘小鹅”,总收入叫‘尼罗”,亏本叫‘鸽子”。普利策本人把这些密码背得滚瓜烂熟,倒是他那些秘书却不得不经常去查厚厚的密码本。

使自己永远被后人记住的最佳方式

尽管普利策通过自学成了一名出类拔萃的新闻工作者，甚至被人誉为‘现代新闻之父”,但他深知,这条道路对于绝大多数有志于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而言毕竟过于艰辛。因此，在他事业如日中天，财源滚滚而来时，普利策萌发了创办一所专门培养新闻工作者的新闻学院的念头。经过多年的慎重考虑后，普利策在 1892 年首次向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思·洛提出建立新闻学院的请求。由于新闻学在当时尚未被公认为是一门可靠实在的学问，普利策的这一请求竟遭哥伦比亚大学理事会的婉言拒绝。在 1903 年,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担任该校校长后，普利策再次提出这一请求。出于同样的原因，巴特勒和理事会成员们对此仍持谨慎态度，迟迟未作决定。后来，哥伦比亚大学虽然同意了普利策的请求，并接受了他的巨额捐赠，但让普利策深感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够活着看到自己的愿望付诸实现。在新闻学院的建筑物落成时，普利策已经撒手人寰。

普利策在已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历程即将走完时，还决定效法世人崇拜的诺贝尔，拨出巨款创设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项。至今，普利策奖已绵延了 80 多年。其间，授奖的范围不断扩大。目前，普利策新闻奖包括一项名为“公共服务功勋奖”的综合奖和以下 9 个单项奖：地方新闻报道奖、全国新闻报道奖、国际新闻报道奖、社论写作奖、漫画奖、新闻特写奖、摄影奖、优秀批评奖、优秀评论奖。普利策文学奖主要颁发给小说、戏剧、传记、诗歌和其他

一些文体中的上乘之作。普利策音乐奖则主要奖给住在美国的作曲家创作的室内乐、交响乐、合唱歌曲、歌剧和芭蕾舞乐曲。此外，每年还有 3 份研究人员的奖学金，受奖人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3 名最出色的研究生。

1911 年 10 月底，“自由号”豪华游轮在欧洲避暑胜地度过了一个悠闲自得的夏季之后，驶进了美国东海岸的查尔斯顿港。10 月 30 日是星期天，普利策因睡不着，凌晨 3 时便叫秘书起来给他读书。秘书照他的吩咐做了，读的是以文笔优美名世的英国史学大师麦考莱写的著作。午饭后，另一位秘书接着给他读《路易十一的一生》。大约在 1 时，秘书在听到普利策轻声地嘟囔了几个字时发现他情况有异。当普利策的家人在 1 时 2 分赶到时，他已经失去了知觉。过了不久，一代报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翌日，《世界报》在头版以醒目的形式为自己的主人发布了这样的讣告：“一位美国和国际新闻界的杰出人物已经去世；在国家的生活中和世界的活动中的一支强大的民主力量已经消失；一种代表民众利益和人类进步而一贯行使的强大权力已告结束。约瑟夫，普利策与世长辞了！”纵观普利策一生中的所作所为，应当说，上述说法绝非是过誉之辞。

普利策生前很疼爱他的 3 个儿子，并深信在自己离开人世后，《世界报》报业集团会在下一代的手中继续兴旺发达。3 个儿子长大成人后，拉尔夫成了《世界报》编辑部主任，小约瑟夫在圣路易斯参与管理《邮讯报》的业务，被普利策认为最能干的小儿子赫伯特则被委以报业集团总经理的重任。普利策在遗嘱中明文规定，不准把《世界报》卖给别人。但在 1931 年，经营无方，而且颇为不肖的赫伯特竟把《世界报》的全部财产卖给了斯克里普斯·霍华德。

而今，普利策的《世界报》及其报业集团早已不复存在，他的后代子孙也因平庸无为已逐渐为世人淡忘。但让九泉之下的普利策聊以自慰的是，他的生命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他捐资设立的哥

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始终是美国培养新闻人才的重要摇篮；普利策文学、音乐奖是美国文学艺术家朝思暮想的国家大奖；而普利策新闻奖则更是这个世界第一传媒大国的“无冕之王”们梦寐以求的最高奖赏。这一切表明，普利策已经找到了使自己永远为后人所记住的最佳方式。

（楼大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